

# 春来田野白是静

李浙平

周六,午餐休闲,乘阳光和煦,我踏青田野,这已是久违之行。

田野还是往昔的样子,只因了心境的静寂,倒在行走时觉得亲切。油菜花已经绽开了风姿,披着藤黄的纱,在风中有些缥缈,像一曲婉约的箫声,悠悠扬扬地起伏着。芥菜总是绿油油地矗立着,纹丝不动,令我想着远处的山。阡陌边上的野草间,那星星点点的紫色花朵,如女孩的欢颜,忍不住停下脚步,轻轻地抚摸着那稚嫩的脸,心中自然便有了爱。映着白云的小河原是不兴涟漪的,只是那几只寻春暖的鸭子,将河变得有生机了,白云也随着变幻为无数的线条。远处那株老松,栖满山雀,叽叽喳喳地乐。我悄悄走过去,雀儿却齐齐飞走了,时间一下子宁静了,我的心却有一丝的寂寞。“正午浓荫雀儿闹,欲窥姿情寻径入。纵翅群离远蓝天,何待尔辈皮囊欢。”脱口而出。脚下的泥土还有一些潮湿,踩下去传向心中却是一种温柔。还有什么像此刻,让我心静。

忆起青少年时代,在初春,同学们会相约去野外玩,会去捉一些蚱蜢,会扒开泥土寻一些蚯

蚓,那时候的开心便是看谁的收获多。大家比一比收获,嘲笑着没有成绩的同学,在叫着绰号的快乐中各自跑回家,然后对父母撒一个谎说是做作业去了。那是无拘无束的时刻。长大了有了工作,闲时也会约三二知己去踏青。因为已经有收入可以支配,踏青时就有了野餐相酌的内容。已不屑于捉蚱蜢寻蚯蚓了,而是端着气枪去瞄树梢间那些梳理羽毛的鸟雀。枪声过后总有鸟雀落下,在大家侃侃而谈理想时成为口中佳肴。那是一个不知生命为贵的年龄。后来,有了女性在身边,踏青便成了任性的浪漫。如今,好像再也想不起在初春光景里,田野还有一番温暖,成天扎在电脑前,无所作为。

我要感谢四季的变更,让大地有兴衰枯荣。并不是一年之计在于春,而是让我感悟严冬过后总是春。我要感谢春意盎然的田野,让我生机勃勃。并不是春天百花总是浓,而是让我体会春天孕育的无私无欲。想着终于有久违之行,仰目蓝天,云再变幻,天总是青的。再俯首大地,却是春来田野白是静。生命了无遗憾。

# 油菜花香

高振干

小许曾多次在语文学会微信群里发“来桐浦喝老酒赏花”邀请书。又到油菜花怒放季节,经不住花香和酒香诱惑,也为了结识素未谋面的“网友”小许,在阳春三月一个薄阴下午,约上好友向桐浦出发。

车子进入桐浦地界,公路两边油菜花田扑面而来。我们一行人按捺不住雀跃心情走进油菜花田观赏、摄影。

今年桐浦油菜花特别辽阔、茂盛、稠密,湿润泥土上的小草郁郁葱葱,油菜杆、枝、叶长势蓬勃,更是绿得逼人眼。枝头上一簇簇鲜黄的花瓣,组成一望无际的花海,三三两两的蜜蜂或在花丛中飞舞,或停留在花朵上采粉。喜欢拍照的同行,恨不得将所有姿态和美景融入镜头。不用靠近花朵,一股浓郁花香飘荡而来,如果你来个深呼吸,那花味直沁心脾,还真是醉了!

对于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人,对于一个曾种过油菜的人,油菜花其实是司空见惯、毫不稀奇的。那时候,田野上油菜地东一块西一块,基本不成规模,栽种油菜目的也就是为了榨油家用。从整理田垄、播种、除草,到施肥、培土、保暖,经一冬的艰难生长,油菜终于要开花、结荚。这期间,雨水太多、太少都不行,温度太高太低也不行,要想有好收成也不容易。

油菜籽特别细小,播种时要拌在火泥里撒;冬天赤脚踩在泥

水里给油菜除草、施肥,那股透心凉想来让人直打寒颤。不过,阳光灿烂的正午,成群的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采蜜,还真怕被蜇了脸;那扑鼻花香没有人不喜爱,忍不住要深吸几口,大自然赐予的美好不分贫富、年龄;尤其是成熟收割时节,小心翼翼地割、小心翼翼地放,生怕那油菜荚突然爆裂,油菜籽掉落泥土不见踪影;再轻轻地吧整株放入大竹匾,用手使劲揉搓发黄的油菜荚,那滚落圆圆的小油菜籽,紫的、黑的、黄的,煞是可爱,那荚壳晒好还可以装在枕头中做枕芯;待油菜籽榨出油,那香喷喷的不只是金黄黄的浓稠菜油,还有那片片的油菜籽渣……

当油菜花观赏性被不断放大后,还有多少人记得油菜实用价值?还有多少能体味种植者的辛苦?这也难怪有些观赏者肆意蹂躏、采摘油菜花,根本不顾惜别人的劳动果实。走出油菜花海,一行人直奔小许学校。帅气、好客的小许带我们参观学校闻名的“百草园”,如数家珍般一一介绍;还用自己采制的茶叶给我们泡功夫茶,大家一边品茶,一边兴致勃勃聊天……小许还带我们到桐溪水库旁,用特产“人家烧”、“板头鱼”等热情招待我们。除了开车的,剩下的人大都醉了。

“百亩庭中半是苔,桃花净尽菜花开”。桐浦不仅油菜花漂亮、香气四溢,而且茶醪酒纯人更好!

# 忆恩师

张秀玲

清明将至,节气透析出来的悲凉气息又一次唤起我对恩师戈老师的点滴记忆。

1998年,我刚调到瑞安不久,作为教研员的他来我校听课调研。那时我从初中转到高中,算是“新”老师,加上忙于装修房子,孩子幼小,压力很大。因此,我找借口婉拒,但他说了一句,要的是常态课,每个人都要听。语气威严哪敢再推辞?没想到,课后他给了我充分肯定,也提出中肯建议,无形中给了我自信。

他经常跟我们说,他年纪大了,有机会多让给年轻人锻炼锻炼。于是,凡有开课、出卷、做课题,尽量鼓励我们参与。在他严格督促下,我参与各种活动,进步不少。

戈老师,仅是一名教师。但出乎我意料,追悼会那天,自发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,偌大泰山厅门外也站满人。看看那些人,大都是熟人,原来都是你曾推荐或赏识的语文老师,他们中大多现在是瑞安教育界中流砥柱。若说他们是千里马,你就是伯乐。

在追悼会上,有一个专门程序,是湖岭1984届初三(1)班学生代表说话。在悼词中,追忆戈老师对学生倾注满腔热情,其实,你不仅对

学生如此;作为教研员,对高中语文老师指导也如此,总是非常负责认真严格。记得有一次,你叫我出卷,是全市高中语期末测试。在你指导下,我花一个月时间完成,期间多次改稿。你经常提醒我们做事要认真,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不能犯错。在你影响下,只要你交代的事,我都习惯性谨慎认真,一丝不苟。或许这也是你自己的做事原则。

有些人觉得你过于铁面无私,爱憎分明。其实,你一身正气,却不乏情趣。记得你带我们教研组长去杭州学习,利用空余时间,登览雷峰塔。你曾经说,如果时间对的话,去杭州孤山一带赏桂花。看来,你懂得旅游。

作为上世纪40年代的生人,你的经历有着物质匮乏带来饥饿的刻骨铭心。某次,你带着我们几人去温州参加一个干部考试选拔赛评卷工作。那次招待午餐很丰富,我们即使撑破肚子也吃不完,于是你痛心不已。饭桌上,给我们讲述3年自然灾害的惨痛经历。你是用瑞安方言讲得抑扬顿挫。一边讲着,一边催促我们尽量吃,浪费了很可惜。

戈老师,你最大善德就是表扬和鼓励。那时,我上课之余,偶尔在报刊上发表

豆腐块。没想到你看到文章比我还高兴,每次见面都表扬、鼓励我,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不吝表扬。人,需要被肯定,所以,有了你经常性鼓励,那时的我,尽管工作繁忙,仍坚持忙中抽闲,时常写几篇。

这表扬一直延续着。你退休后,时而登山,我也偶尔登山。每次碰到我,都停下来跟我聊几句。关注我近来又去什么地方旅游了,顺便说在报纸上看到我的什么文章。记得你跟我说得最多的是一句“你这样生活方式很好,经常出游,又经常写游记,很难得”,语气中竟然有些许羡慕。我压根没想到你会生病,早已得了胃癌。

当我意外得知你病重消息时,去医院看望你,遗憾的是,那时你已不能言语,只是盯着我,嘴巴嗫嚅一下,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我本想你好好转时再来看你,可惜几天后就传来噩耗。

戈老师去世已半年多时间了,我一直想写点什么,一直没有动笔。或许我至今不愿相信戈老师已离开我们,或许是千把字无法承载厚厚的记忆。而今天,我抑制不住写了零散琐事,仅仅是作为“菲薄的祭品”来抚慰自己的哀思罢了。

# 思念奶奶

刘海彬

又是一年清明节,远在他乡的我特别思念逝去多年的奶奶,倘若她还健在,今年已是百岁老人了。

奶奶是个命运坎坷的传统女人。我从没见过爷爷。奶奶40岁时,爷爷便去世了,留下我爸爸他们五兄妹。奶奶终生未改嫁,带着5个子女独自生活45年。那年代,靠女人拉扯五个子女成家立业,可以想象多么艰难。

但奶奶凭借勤劳与智慧,把家打理得特别好。两个姑姑长大后顺理成章出嫁了,但能帮三个儿子安排好工作,实属不易。大伯在公社食堂当采购,谋得好差使,令人羡慕不已;二伯,学的是兽医,为村民服务;我爸最小,先做了几年木匠,后来又学会开拖拉机,在公社农机站当了一名拖拉机手。也许现在,这些职业都不算什么,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这些工作,对于一般人来说,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

尽管我不知道奶奶如何教导子女,但我能亲身感受到家的温馨与快乐。

教育子女方法无处不在,吃饭就是一例。记得有次吃饭,我盛好饭上座,爸爸轻轻敲了我的头,示意我坐旁边。爸爸替奶奶盛好饭让她上座。奶奶举筷后,我们才能吃。那时候,能吃上一顿肉,算是美美的大餐。爸爸夹了一片肉给奶奶,奶奶没吃,然后又夹给我,说孙子长身体,要多吃肉,我懂事了,又夹回给奶奶,坚持给奶奶吃,一家人就在这种互敬互爱中成长。

家在农村,每天生火做饭,所用燃料都是母亲上山砍的芦苇,自然也要有一个“专业人士”坐在灶台前烧火,奶奶便承担此项工作。那时,奶奶年已古稀,有时,芦苇不是特别干,奶奶要提前弄好引火的柴;有时,会不小心刺破手指;有时,我也会体贴奶奶,帮她一起烧火,但

奶奶总不让我干。冬天早晨,天很冷,奶奶不畏严寒,准时起床烧火;夏天天很热,大汗淋漓,奶奶一刻也不曾离开。奶奶这“火头军师”一当便是6年,直到村里通电后才不用专人烧火。

奶奶很喜欢吃馒头、包子。每到周六,我会买上她最爱的食物,把一份孝心、一份爱带回家。奶奶会整日在村口等我回家,我扶着奶奶有说有笑的,其乐融融。

2000年大年初二,奶奶突发急病。从发病到去世,不到1小时,奶奶就走完85年的生命历程,永远地闭上了双眼。

奶奶,今年的清明节,请原谅不孝子孙不能回家看您。奶奶,您曾孙都快上大学了,我特意嘱咐,清明节当天,他要买上鸡、鱼、肉,还有您最爱吃的馒头去看您!

愿奶奶在天堂快乐!

